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 
第九十五回 陳道子煉鐘擒巨盜 金成英避難去危邦

卻說梁山大眾正在進退未決，只見宋江道：「我兵到此，豈可輕退。我想那張家道口正是進兵之路，軍師在未發兵之先，曾說此路磚城未築，最易攻取，今日為何還不走這條路，卻又攻此地，豈不是舍易求難？」吳用道：「我雖如此說，但事有變更。那張家道口平坦坦地，四面無處生根；敵人就用重兵把守，尚且不能擋我。如今他無放棄而不顧，方圓□餘里，不立一營一柵，便是無謀下將，亦不至如此疏虞。我料這賊道必有意外詭計，切不可中他機會。」花榮道：「軍師之言雖是，然太把細了，也是一病。昔年漢末三分，諸葛丞相因西城難守，曾用空城之計，晉宣竟為所愚。今希真莫非就是此計？」宋江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那廝必是故意如此。我等只顧大隊人馬殺去，就那裡下寨，再觀虛實何如。」吳用又再三不肯道：「只有看透虛實，然後進兵，那有先進了兵，再觀虛實之理？兄長不聽吾言，必然有失。」宋江道：「我煩動眾弟兄到此，不得半點便宜，退兵實不甘心。」眾好漢都叫道：「我等既到此地，豈可不戰而退，願並力前進，死也不悔。」吳用吃逼不過，只得定計道：「既然要去，他那鐘樓必然古怪，不是號令，定是妖法。我兵不可全進，先差精壯軍，乘他不備，悄悄進去，拆毀了他那鐘樓再進兵。」話未說完，李逵便道：「我去！」吳用道：「你去雖好，但你做事鹵莽，我再教時遷助你。你二人乘黑夜，帶五百人去拆了鐘樓，就放起旗花來報信。倘賊兵追來，休要迎戰，只顧回來。」二人領令。當夜，吳用請宋江暗傳號令，只留些少兵丁虛守老營，將合營軍馬悄悄移到張家道口，安下營寨。李時二人引了五百精壯嘍囉，悄悄進口去了。宋江、吳用親在轅門外觀望消息。那夜陰雲四合，星斗無光，望那張家道口，裡面黑洞洞的不見一物，只有那鐘樓上點着燈火，□餘里外都望見。好半歇，約莫那李逵、時遷早已到鐘樓邊，許久並不見些動靜，也不見旗花飛起。宋江、吳用一同直等到四鼓，不見動靜，心中甚疑，又差幾個探路小軍去探聽。那小軍探了一轉，來回報道：「那鐘樓安然不動，李時二位頭領並那五百人，影跡無蹤，不知那裡去了。四週圍□餘里，都是空地，並無人跡。只有鐘樓上並幾間小屋內，卻有幾個人都睡著。」宋江、吳用聽了都大驚。吳用道：「我說這廝必有詭計，如今天已大明，李逵等人一個不回，必遭毒手了。此路斷乎攻不得。」宋江道：「非也。兩個兄弟進去，不見虛實，如何便舍了這條路罷休。我只顧進兵殺人去，死也要救兩個兄弟！」

吳用且教去各村口處，捉得幾個鄉人來，問道：「爾等居此多年，可曉得陳希真在此建立鐘樓，是何緣故？」鄉人答道：「小人等雖居此地，實不知其細底。那鐘樓自起造到今，亦從未撞過。只聽得那些嘍囉們有四句歌兒，念誦道：好個九陽鐘，只消一聲撞；賊兵來一萬，活捉五千雙。亦不曉其意。」宋江道：「這廝多敢是惑人之術，休去睬他，眾兄弟那位去打頭陣？」只見楊林、石秀、鄧飛、王英一齊應道：「小弟都願去。」宋江大喜，便令四員頭領分領四千兵馬，當先殺入，先拆鐘樓，再長驅大進。吳用無奈，只得將後軍分作三隊，隨後接應。中隊乃是宋江、吳用、花榮、穆洪、呂方、郭盛，左隊乃是秦明、黃信、張橫、張順、楊雄，右隊乃是林冲、李俊、歐鵬、馬麟、戴宗。分撥停當，楊、石、鄧、玉四將當先進發。

卻說苟英仗九陽鐘，震倒了李逵、時遷和那五百人，活捉瞭解到希真大寨。次日，正在鐘樓上觀望，只見一大隊賊兵，約有四五千人，飛奔殺來。苟英大喜，待他走入界限，便撞動神鐘，鏗地一聲，只見那四千人馬都馬仰人翻，七根八斜睡在地下。兩旁小屋裡奔出數百嘍囉，各帶麻繩，將眾人慢慢的捆縛起來，一個個穿在槓子上，扛豬也似的抬了去。宋江等在後面，望見大驚。秦明、黃信兩騎馬急忙飛搶上前去救。那鐘又是鏗的一聲，秦明、黃信連人帶馬也都倒了，都吃捉了去。

宋江只叫得連珠箭的苦，無法奈何，只得收兵回營。宋江大哭過：「不聽軍師之言，果中這廝詭計。如今八個兄弟遭他擒去，性命在於呼吸，如何是好？」吳用道：「已中其計，不必說了。這廝詭計多端，又有妖法，不如暫與他講和，救回八個兄弟，再作區處。」宋江道：「與他講和，須一能言舌辯之士方好。」便問那個願去，只見帳下一人應道：「小人願往。」宋江看時，乃是冷豔山的頭目王俊。宋江道：「我亦深知你的才能，正要重用你。你若救得八位頭領出來，決不負你。只是不可失我們梁山的體面。」王俊道：「爺爺放心，小人決不貽羞而回。」宋江當時修一封書付與王俊。

王俊領了書信，帶了四五個伴當，竟投希真大寨來。轅門小校報入中軍，希真喚入。王俊上前禮畢，希真問道：「宋頭領差你來，有何話說？」王俊道：「宋頭領特差小人來講和。」希真道：「我原不曾來惹你梁山，爾主無故加兵，殊不合禮。不知爾主講和之意若何？」王俊道：「宋頭領傳言：陳頭領如肯放八位頭領回寨，即刻卷旗收兵，永不相犯。現有宋頭領書信在此。」希真聽罷，大怒道：「宋江匹夫，焉敢藐視我！我這裡兵強馬壯，戰將如雲，豈懼怕你這梁山，誰希罕你收兵？」便喝刀斧手：「推出王俊斬了！」王俊大叫道：「頭領且慢，聽王俊一言。」希真喝道：「饒你有蘇秦、張儀之舌，我這裡也下不得說詞。速與我斬來！」刀斧手不容分說，將王俊推了出去。祝萬年道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主帥為何斬他？」希真道：「不斬其使，不足以示威。」少刻，刀斧手獻上王俊首級。希真教付與他的從人帶回，說道：「宋江要來打話，須著曉事的來。王俊無禮，我已斬了。」從人戰兢兢的道：「……小……小人……去……去說。」當時領了首級，趕回營去報知宋江。

宋江氣得目瞪口呆，做聲不得。吳用忿然道：「待小弟前去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好歹要救八個兄弟口來，死而無怨。」宋江那肯，放他去，說道：「這賊盜不達情理，萬一連軍師都害了，怎好？」花榮道：「不如小弟前去，那廝未必敢加害。即或害了，梁山少了兄弟，如九牛之亡一毛，軍師豈可輕動！」宋江亦不肯教去，花榮執意要行。吳用道：「花兄弟可以去得，我料那廝未必就害兄弟。但須見景生情，隨機應變。」花榮道：「小弟理會得。」宋江只得依了。

花榮當時帶了僕從，直到希真營來。希真聞是花榮，開門接見。禮畢，分賓主坐下，花榮開言道：「公明哥哥深仰將軍，欲通盟好，將軍何故見棄，致動干戈？昨日八位兄弟被留，我公明哥哥又遣人求和，將軍不聽，竟斬使毀書，不知尊意待欲何為？」希真道：「兩雄不能並立。我希真堂堂大丈夫，只有天在上，更無山與齊，豈肯寄人籬下？公明把忠義二字來哄我，我豈受他欺的？況舍親祝氏所得何罪，慘遭翦屠，尤志士所同憤，我正待助小婿報不共戴天之仇。焉肯與你講和！」花榮道：「非也。當年祝家莊與俺山上作對，不能不和他廝並。今與貴寨須無仇隙，而將軍不肯相諒，率意謾罵，無故傷害和氣。及至交兵，將軍又不肯出戰，只仗詭計法術勝人，恐為天下英雄所笑。將軍如果執意，我花榮願與八個兄弟同就斧鉞，由將軍與公明廝並。天道難知，恐將軍未必定是勝，梁山未必定是敗也。望將軍察之。」希真道：「貴寨雖與我無隙，只是竊據爭奪之事，那裡論得情理。況小婿滅族之仇，豈有不報。兵不厭詐，我自勝公明之計，將軍如何管得我來？至於八位頭領在此，我佛眼相看，並不傷害。只要公明曉事，我便送歸。一面只顧決勝負，公明不畏我，我亦不畏公明，何必講和哉！」花榮道：「將軍尊意，待如何還我八位兄弟？」希真道：「梁世杰夫妻，碌碌庸材，你們尚且取了蔡京□萬金珠，兀自不肯放還。今貴寨八位英雄頭領，豈敵不過蔡京的女兒女婿？物有定價，我亦只要八□萬金珠，還你八位頭領。」花榮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待我回明了公明哥哥再說。」即時辭了希真回營，見了宋江，具言此事。宋江道：「一時那得許多金珠？」吳用道：「可一面到兗州支取，一面去本寨移動，兩處合來，何止此數。若破了猿臂寨，真所謂暫寄外府也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之言甚善，速差人去辦，兄弟們的性命要緊。」當下一面去辦金珠，一面回覆希真，帶下戰書。希真只不出戰。宋江五七番下戰書，責備希真失信，希真只是不睬。

宋江與吳用商議：「他不肯出戰，這鐘又不能破，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我想要破妖法，除非請公孫一清來。」宋江依言，正待發使去請公孫勝，忽報鄭天壽解糧，有轟天雷凌振同來。宋江喚入，見畢，宋江道：「凌兄弟來此何故？」凌振道：「公孫軍師已知敵人有妖鐘擋路，我兵不能取勝之事。他說此鐘名九陽鐘，備先天純陽之氣，只有玄黃吊掛可以破得，奈此寶現在二仙山羅真人處，一時不能去取。特與盧員外相商，令小弟帶了幾種炮位來，倘能轟倒鐘樓，敵軍可破矣。」宋江大喜，當時點收了糧草，鄭天壽仍會轉運。

宋江見糧草充足，可以久持，頗為放心，即令凌振將張家道口築起一座土山，將炮車載了一座劈山銅炮，數口炮手推上山去，四面下了樁索。凌振去對準了照星，將火藥、炮子、門藥都裝齊備，只等宋江號令。宋江引眾頭領出了營外督看。宋江令凌振開炮，一面嚴整部伍，只等得勝殺人。凌振領令舉火，三軍響一聲喊，火機落處，只見火門內的火光，要要要放花筒也似的冒出來。凌振大驚，識得炮要炸裂，忙滾入山下土坑內去了。只聽得一聲響亮，大炮崩炸，天搖地動。那些炮子銅片，滿空飛開，反把自家軍士傷了數百人。那些炮手逃得慢的，都被炮炸死。宋江只叫得苦，幸喜凌振脫了性命。宋江問凌振是何緣故，凌振道：「炮內毫無毛病，定是這妖法利害，炮不能傷。」吳用道：「我想妖法最懼穢污，何不將炮子污了打去，何如？」宋江道：「有理。」當取了些豬狗血、大蒜汁，將炮子染了，仍叫凌振再裝起一座紅衣架海炮，炮上也塗了穢物，依就舉火開炮。這番不比前番，凌振早已備防，只將那藥線接著火門，點火之人早已避開。宋江與眾人都立在遠處觀望，只見藥線著到火門，那火藥依就冒出來，不多時一聲響亮，大炮依然炸得粉碎，那座鐘樓安然無事。幸防備在先，不曾傷人。

早有守鐘樓的人飛報陳希真。希真聽得，即帶隨身將吏，都佩了太陰秘字，齊到鐘樓來。苟英迎上樓去，希真與眾人遙望梁山兵馬，只見陣勢如雲，卻都不敢前來。希真笑對眾將道：「吳用雖善用兵，豈知我的玄妙。我這五雷都?大法，並非邪術，豈懼槍炮火具哉！」眾將俱拜服道：「主帥神機，真不可及也。」希真就命苟英將那神鐘連撞一百單八下，只見團團九里之內，祥雲靄靄。瑞氣紛紛。宋江那枝兵馬，雖在界限之外，聽得那鐘聲，兀自頭暈心搖，立腳不定。料知利害，只得收兵。希真望見賊兵都退，就吩咐在鐘樓上擺筵席，希真與眾英雄歡飲至半夜方散。不說希真回營。

且說宋江收兵，悶悶不樂，正與吳用商議進退之策，只見林冲滿面喜悅，領著一員新入伙的好漢，身長六尺，三□七八年紀。來參見宋江。宋江見了那大漢，問林冲道：「這位兄弟是何處英雄？姓甚名誰？」林冲代答道：「這位兄弟姓戴名全，本貫曹州人氏，端的一身好武藝。因他鬚髮皆黃，江湖上都叫他做『全毛猴』。家中有巨萬家財，專喜結交豪傑，久要來聚大義。兄弟當年在東京時，亦曾會過，有一面之交。今高衙內這廝做了曹州知府，庇護家丁，又貪他的家財，將他尋事陷害，現在把他兄弟、兒子都捉入監牢，又來捉他，所以戴全連夜投奔我大寨。因聞知小弟同哥哥在此地軍中，所以竟到這裡，特引他來見哥哥。」戴全又將高知府才庸性虐的行為，細訴一番，「現在兒子、兄弟在囹圄，命在旦夕，望乞救援。」宋江聽罷，問吳用道：「難得這位豪傑兄弟來聚義，怎好不去救他。只是我與陳希真相持，勝敗未分，棄之不甘，食之無味，勢難兼顧，如何方好？」只見吳用聽了戴全之言大喜，叫道：「哥哥，這個利市真是天賜的，如何不去取！所謂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。這猿臂棄旌是無隙可乘，不如丟開，去取曹州，一者殺了這班貪官污吏，為民除害；二者為林冲兄弟報仇；三者得他的倉庫錢糧，可助山寨軍需，豈不妙哉！」林冲亦求宋江道：「望哥哥移兵向曹州，替兄弟出這口無窮冤氣。」宋江道：「曹州也是一府之地，急切如何破得？」吳用道：「取曹州易如反掌。」遂附耳低言道：「只須教戴全和凌振如此如此用計，曹州唾手可得。」宋江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「此計果然妙絕，且等金珠到來，救出八位兄弟，便可收兵。」不日，梁山、兗州二處，先後解到八□萬金珠。看官，這梁山雖是富饒，驟然提出八□萬金珠，亦不容易。宋江也覺得肉疼，無奈為兄弟面上，顧不得空乏，只好使用。當時吳用、宋江商定主意，竟將八□萬金珠先解去希真營內，然後討還八位頭領，就命花榮前往。

花榮到了希真營內，希真見宋江將金珠先送到，已知其意，就吩咐將秦明等八人放出，交還花榮。謝德諫道：「宋江既將金珠先送來，正是錯打主意。兵不厭詐，何不趁此際會，收了他金珠，不放入還他，日後梁山受我們的牽制，豈不是勝算？」希真道：「非也。汝等不知，宋江非蔡京可比。蔡京先送金珠與宋江。是昏愚不省事機，所以蔡京終受宋江所欺。今宋江先送金珠與我，是欲示信於人。我若不還他八個人，我的理曲，他的理正，他的兵氣愈壯，眾心愈固。拚出了八個頭領，破釜沉舟價與我死並，畢竟我的兵力尚不及梁山，一旦失利，真乃貪小失大也。兩軍氣力相當，尚不敢使敵人有必死之心，況敵強我弱乎？」眾將俱拜服。希真又吩咐將擒來的眾嘍囉，並馬匹衣甲器械，盡皆付還，都交與花榮，不缺一件。仍以酒筵相待，送出寨去。

花榮等都謝了，同眾人回到宋江營裡。宋江見九個兄弟一同回來，悲喜交集。八人都拜謝宋江，宋江流淚道：「八位兄弟失陷，我痛不欲生。今得重會，實出萬幸，八□萬金珠何足惜哉！」眾人無不感泣。秦明、鄧飛道：「希真妖法如此可惡，必須設計破他。」宋江道：「此刻我已改圖了。」遂將戴全之事說了一遍，眾人大喜。宋江當時傳令，將後隊作前隊，拔寨退兵。

早有細作報與希真，眾英雄都要追趕。希真道：「不可。吳用多謀，聞知他糧草充足，忽而退兵，恐防有詐，且再探虛實。」數日內，連差去細作陸續來報：「宋江果真退兵，遣八員頭領斷後，就是放回去的那八個人。現在已去遠了。」希真道：「這也古怪，這廝並不挫動銳氣，何故便退？」祝永清道：「想是梁山有甚事故，這廝有內顧之憂，所以收兵。」希真道：「也未可定。吳用極會用兵，見難而退，不可去追他。這廝平白送我八□萬金珠，我所獲多矣，只顧培我們的根本要緊。」那猿臂棄旌自梁山攻打不得之後，希真連夜催築城垣，三月完功，互長□三里，與新柳城接連，□分堅固。就將九陽鐘樓移在新柳城西門外，離城七里，禹功山上建立。那裡是個緊要所在，梁山兵來必由此路，所以希真將鐘樓移於此處，以作新柳保障。希真又命在黃葉村渡口，添設一座炮台，令劉鵬分管。希真見張家道口城郭完工，一切關隘堅固，銀礦內磁器□分得利，兵糧充足，眾英雄各守舊職，戮力同心，乃欣然對慧娘道：「今而後我高枕無憂矣！」慧娘道：「雖則腳跟立定，那兗州不能恢復，未為得意。望姨夫早定妙策，若得了兗州，歸降朝廷，真無愧也。」希真道：「甥女之言，正合吾意。只是那鎮陽關□分險峻，急切攻打不下。不日我同你改裝了，親去踏看地利，再做計較。」於是希真大聚眾英雄，於萬歲亭上參謁龍牌，請眾英雄各歸職守。一面只顧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。希真仍同慧娘駐紮青雲。自此以後，希真鎮守三寨，端的安如泰山，穩如磐石，威振山東，無人敢敵，專候梁山之變。放下不題。

單說宋公明拔寨退兵，不日到了兗州。那李應等頭領都領兵出城迎接，宋江見那鎮陽關□分險峻，兗州城，飛虎寨都守禦得法，真是金城湯池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入。宋江看了，心中甚喜，便把全軍都屯在兗州，只差凌振同戴全先到曹州按計行事。

看官，須知說話的只有一張嘴，著書的亦只有一支筆，若要交代兩處事務，須得暫放下宋江這一邊，且講那戴全和兄弟戴春是怎樣的人。原來他父親叫做戴聚發，原是徽典當中伙計出身，綽號「鐵算盤」，真是絲毫不漏，那怕一文錢，情願性命抵換。那典當東人胡華廷，與他性格相仿，卻帶幾分呆氣。戴聚發便浸潤著他，格外做出誠實正經的模樣。胡華廷愛他忠厚而又精明，傾心付托。鐵算盤設法經營，生意越盛。不數年，胡華廷抱病，嗚呼哀哉死了，孤兒寡婦，盡托於鐵算盤。鐵算盤連欺帶騙，東邊誣稱折本，西邊假說倒灶。那胡華廷的老婆女流之輩，兒子又年輕，專好遊蕩，那裡去稽查得，聽他冬瓜推在葫蘆賬上。鐵算盤又趁勢暗使他的黨羽紀明，引誘胡華廷的兒子使錢，嫖賭吃著無不全備。鐵算盤卻又故意在人面前苦言勸阻，使人不疑心。不數年間，鐵算盤把胡華廷所有內外家資，一鼓而擄之，弄得胡家母子，寸草全無。幾處親友，素來都被胡華廷做絕了，到此無不暢快，誰來照應，老老實實，凍餓而死。

那鐵算盤恐人看出破綻，也故意做出那倒灶行徑，口口說「我吃胡家害了」。在徽州鬼混了許久，暗暗的帶了兩個兒子，溜到山東曹州府，將騙來的家私撐立起門戶來。不數年，家財巨富，在曹州城裡稱得豪富，城內城外誰不曉得戴老員外。那時戴員外年已六旬，單單只有這戴全、戴春兩個寶貝。這兩個寶貝，雖是同這爹娘生下，卻又性情迥別；那戴春生得風流花蕩，三瓦四會，大小賭坊，無不揚名，一切幫閒蔑片，無不熟，曹州人取他一個渾名，喚做「翻倒聚寶盆」，取其一文不能存留之意；那戴全另是一家行為，身有千百斤膂力，專好耍槍弄棒，結交好漢，——不然，如何認得林武師？——不論偷雞弔狗，好的歹的，都是朋友。兩個拆家精，揮金如土，不務正業。那鐵算盤年已老邁，平日熬茶熬醋，半文捨不得，今見兒子們狂費浪用，又奈何不得，氣成一種症候，叫做反胃噎隔，看著飯吃不下去，又不肯捨錢醫治。就是這一年，鐵算盤因重利盤剝，逼出一件人命來，吃蓋青天審訊明白，拘入死囚牢裡。那戴全、戴春兩個，那裡肯為老子身上使錢，由老子在牢裡受苦，不到一月，也嗚呼哀哉死了。

鐵算盤已死，這兄弟兩個一發無拘無束，暢所欲言，一宅分為兩院，同居異爨，各敗各錢。場面上為老子的事務，少不得也有些假戲，都攢與幫閒蔑片及家人們料理。那戴全早已自在逍遙去了。一日，到西門外一個結義弟兄處吃壽酒。座上朋友無非是江湖

豪傑，至好弟兄，相見有何不喜，大家說些閒話。將要坐席，只見一個莊客上來道：「小人又去催請過金大官人，金大官人說因身子不快，故此辭席。」戴全道：「所說莫非就是天河樓前武解元金成英麼？」主人道：「正是。」戴全道：「卻也作怪，小可因此人端的一身好武藝，仗義疏財，所以□分敬奉他，近來不知何故，他卻與我疏遠，今日仁兄處又托故辭席。」主人道：「這也奇了，想是我們有些不是處，改日見了與他陪話。天時不早了，我們且請坐席。」席間談談說說，也講些江湖上的勾當。歡飲至夜，眾人方散。

惟有戴全因酒酣路遙，就歇在那家。次早別了主人進城，因記起金成英，原欲到天河樓去，順上大路，恰迎面遇著一個人，戴全卻是認識。原來那人是安慶人氏，姓毛，並無正名。因他禿頂，人都叫他毛和尚。生得易輕步捷，縱跳如飛。那年在徽州胡華廷家行竊，胡家失物不少，戴聚發也便趁勢乾沒了許多。後毛和尚因在陽湖縣竊一富戶破案，刺配到曹州，聞知戴全仗義，已來投拜過的，今日正好遇著。戴全見了便招呼道：「毛兄多日不見了。」毛和尚道：「正是，小人受大官人抬舉，未曾報效。」一路談談說說進了西門，順大街走，不覺到了天河樓前，戴全便同毛和尚進了一片小酒樓。二人上了樓，揀副座頭坐下。酒保上來問了，擺上一大盤牛肉，燙了一大壺酒。二人飲到分際，戴全指著斜邊約有數□間門面遠近一所門樓道：「你曉得他家是怎麼樣人？」毛和尚道：「大官人為何問起他？」戴全道：「他是我仇家。」毛和尚忙問何仇，戴全一一說了。只見毛和尚日張皆裂道：「竟有這等事！大官人放心。小人卻知那廝也有些膂力，急切近他不得，求大官人寬限時日，總在毛和尚身上，管取他的頭來。小人走得脫，便去趕辦；若有禍來，小人一身承當，決不累及大官人。但與大官人從此長別。」戴全感謝。又吃了兩大壺酒，毛和尚道：「不瞞大官人說，他家卻是小人的親戚。」戴全倒吃一驚。毛和尚又道：「他既如此欺負大官人，小人也顧不得了。此等不義之徒，留他何用！」戴全聽了大喜道：「難得毛兄行此義事，倘有山高水低，我戴全自當竭力打點。」二人談至肴殘，方才會鈔下樓，毛和尚竟一別而去了。此事放下慢題。

且說戴全順步而走，一路想著毛和尚肝膽可托，不勝自喜。酒興豪湧，恰好經過一個大酒樓，是曹州有名的叫做鳳鳴樓。戴全身不由主的跨上酒樓，揀副座頭獨自暢飲，正在欣欣得意，只見一個刺眼的人也上來了。你道是那個？原來不是別人，便是他嫡親同胞兄弟戴春。看官，他們弟兄兩個為何如此不睦？自古道：孝弟，孝弟。孝弟二字，原是相連折不斷的，不孝又焉能悌？他兩個待老子如此，待弟兄可想而知。若務要問個細底，連我也不曉得。只見那戴全也不則聲，慢慢地吃完了殘酒，大踏步下樓去了。

那酒保早已上來問過戴春酒菜，戴春道：「便是玉樓春取一壺來，一切按酒只揀好的搬上來。」酒保應了，須臾搬上來。戴春獨自慢斟細酌了半日，方下樓來，付了酒鈔，緩步上街。正在呆想出神，恰遇著一個人。那人正是徽州的紀明，戴聚發叫他引誘胡華廷兒子破家的。原來紀明排行第二，徽州有名一個幫閑的，也胡亂學些槍棒武藝。後來也因一起訟事，徽州站腳不住，聽得戴聚發在曹州發跡，特來投奔他。那知戴全盤曉得他的行為，恐怕他反把自己的兒子引壞了，沒奈何暫留他住了幾日，便鑽縫打眼，尋他一個錯處，與他鬧了一場，推了出去。那紀二吃戴全盤趕了出來，只得東奔西走，鬼混了幾時浮頭食，不上半年，漸漸有些出頭，也另外撐出個場面來。那日因有事到天河樓前，卻與戴春遇著。戴春見了便叫道：「紀二郎，許久不見，約有半年光景了，你在那裡？怎的我家只不來？便是先君在日有點些小傷屈，你也不要見怪。」紀明笑道：「那個值得什麼，尊翁歸天，我還不曾來弔唁。」

當時紀二便盤住了戴春，又說了些投機的話，便邀戴春到一所酒樓上暢飲。戴春口風裡但涉著嫖賭二字，他便逗引幾句。戴春問道：「你此刻住在那裡？」紀二道：「我住在鶯歌巷一間樓房裡，二官人要尋我時，須認明姚三郎的畫店間壁便是。」戴春道：「敢是那丹青姚蓮峰家麼？」紀二道：「正是。」戴春道：「我也曉得那人年紀雖輕，丹青卻是高手，我久要尋他畫幅小照，你在那邊好極。」紀二道：「你進了巷來，我和他是貼間壁。他那丹青手段，二官人贊得不錯，莫說別的，就是這幾筆春宮畫，曹州第一有名。他近來很賺些錢，都是春宮畫上來的。」戴春甚喜。二人又吃了幾杯，又逗引戴春好些話兒。紀二奪會了酒鈔，便道：「小可還有薄事，不奉陪了。」戴春猛想起一件事來，對紀二道：「二郎，要你壞了多鈔，我同你到天河樓前鳳鳴酒樓上去，回敬你三杯。」紀二道：「小可委實有件要事，改日奉擾罷。」戴春一把拖住道：「時候早得緊哩，二郎直如此見外。」說罷拉著就走。紀二口裡還說有要事，那兩隻腳已跟了戴春去了。

須臾到了鳳鳴樓，二人上了酒樓，紀二便引戴春到臨街窗一張檯子坐下，酒保搬托酒菜上來。戴春對紀二道：「我酒是有了，你量海寬用幾杯。」又說些閒話，戴春便指著對街一人家問道：「二郎認得這是什麼人家？」紀二道：「卻不認識，二官人問他則甚？」戴春笑道：「我幾日前也在這副座頭上，看見他家樓上有個極標緻的雌兒，不知他姓甚，家裡作何生理。料你是個高人，必然曉得。」紀二聽了，暗想道：「原來他見過這個人了，倒也妙極，只可惜不及打照會。」便答道：「這卻不曉得。既是二官人要訪問時，待我去打聽實了，定來報命。」戴春甚喜道：「全仗妙計。」便取過酒壺來與紀二滿斟一杯道：「先澆梅根。」紀二笑道：「知道成不成，怎的便消受。」戴春道：「托你焉有不成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覺得對面樓上人影兒一幌。戴春急看，果然是那個寶貝移步上來。戴春便對紀二道：「你看，來了！」說罷，只顧伸長了頸脖子張望，看見那女子手捧繡花棚子，走近窗前，將棚子支好，提一把小椅子坐了，略卷衣袖，露出纖纖玉手，拈針刺繡。初夏天氣，穿一件湖色藕絲衫，鬢邊簪一排玫瑰花，金蟬壓鬢，點翠耳環，生就一張蓮子臉兒，烏雲細發，星眼櫻唇。紀二道：「敢是二官人所說的？」戴春只是點頭。紀二輕輕喝采不迭，猛然忍不住咳嗽一聲。那女子便回眸相看，便把秋波來二人身上一轉，落落大方，毫無遺忌，只顧刺繡。戴春悄悄道：「二郎，你說何如？」紀二側著腦袋把下頰連搖著道：「我今日服煞二官人的法眼了。」

二人重複坐下，又吃了一回酒，紀二口裡嘈道：「二官人你放心，此事都在紀明身上，多則三五日，必要撈他個底裡來。」戴春大喜。正說間，只見那女子樓上又來了一個婆子，年約五□以來，衣服卻也清楚。那女子便向婆子笑著說了些話，那婆子也笑著，便幫那女子收了繡棚，同下樓去了。這一去，就如石投大海，再不上來。戴紀二人等了多時，酒肴已殘，只好散場。下得樓來，戴春叫店主登記了賬，同上大街，閒遊了一回。將要分手，戴春千叮萬囑，務要打聽那女子底裡。紀二連聲應諾，轉訂戴春明日到鶯歌巷來奉茶。戴春應允而別。

紀二徘徊了片刻，見戴春去遠，便回轉天河樓前，迺到那女子家裡來。原來這女子祖籍徽州，本身姓陰，小字秀蘭。他父親名叫陰德顯，因為人鬼頭鬼腦，故爾出了個渾名，叫做「陰搗鬼」。陰搗鬼的渾家田氏，便是方才樓上的那個婆子。田氏年輕的時節，與紀二素有來往。再說那秀蘭向有一個阿姐，名喚秀英，也是煙花陣裡的主帥，在徽州時奪得好大錦標。紀二引誘那胡華廷的兒子，在他身上老大使錢。那時秀蘭年紀尚幼。後來胡家敗了，陰搗鬼攜了家小到東京，又做了好幾年半開門的買賣，結交些不三不四的人。烏龜真沒造化，花娘一病死了，陰搗鬼只得改圖，又同了家小一余兩余余到曹州，卻改姓為楊。不上一月，陰搗鬼也死了。秀蘭年紀漸長，田氏愁丈夫所遺囊橐不多，要求個久遠之計。因見秀蘭□分姿色，比阿姐更好，一心要乾舊日的買賣，怎奈人地生疏，沒處尋個拉皮條的馬泊六。也是孽緣與劫數相湊，曹州府該有這番刀兵屠戮之慘，數月前田氏將她丈夫屍棺浮厝了，攜了女兒，移在天河樓前居住。一日，正在門前閒看，恰好撞著紀二。兩人本是舊好，一見甚喜，田氏便邀紀二坐談，各訴離情。紀二見秀蘭長大，亦是歡喜。田氏便將心腹之事說與紀二，紀二便道：「此事容易。據我想來，莫妙如照當年糾合古月兒的做法，最為穩當，而且多有錢賺。不可象那東京時的胡亂，撈摸得有限，又吃那些破落戶啣。」田氏道：「阿叔說得是極。有了阿叔調度，我便放心了。」自此之後，又是多日，恰好紀二兜著了戴春。其時不及關照，只好等戴春轉背，飛奔秀蘭家來。田氏迎著笑問道：「所托之事有了？」紀二笑道：「阿嫂怎地猜得著？」田氏道：「方才見你在酒樓上這副賊相，我便有三分瞧科著。」紀二便將戴春的事一一說了，田氏道：「何如？我早猜到。方才那個獼猴精，有點意思。」紀二隻是嘻嘻的笑，田氏笑道：「這副嘴臉，倒虧你那裡去尋來的！」秀蘭立在娘背後，也笑道：「娘時常說害於癆，那人真象個害乾癆的。」紀二道：「你們如果不要他，就罷，你自己去另尋個戴員外。」田氏道：「我不過取笑，誰去嫌他。他如今到底對你怎樣說？」紀二道：「有甚怎樣說，自然對路。我

明日如此引他來，你只須如此如此而行，必然□全其美。」田氏大喜道：「全仗妙計。」紀二道：「他明日必然一早來尋我，我且明日來。」遂辭婆子回家。

紀二一路走，肚裡暗想道：「可恨鐵算盤這老賊！當年用得我著，何等買囑我。胡家的家資，我又分得你沒多少。今來曹州投奔你，你便如此相待，不留我也罷了，還要千方百計想害我。好呀，你如今拖牢洞死了，你的兒子卻落在我手裡。我想他那裡幫撐的人多，我到他家必遭刻忌，不如兜他到這裡來，如此切握為妙，他一定上鉤的。有理，有理！」紀二一路鬼劃策，已到了鶯歌巷裡。只見姚蓮峰正在收店面，上排門，相招呼了，又立談了幾句，各歸本室。寸陰易過，看看紅日落西山，不覺雞鳴天又曉。紀二早起梳洗方畢，見戴春果然來了，甚是歡喜，請到裡面坐下。戴春笑問道：「所托之事，有些信麼？」紀二道：「二官人，信便有些了，只是二官人昨日吩咐的話，恐行不得。」戴春聽了著實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到底怎的？」紀二微笑道：「其中有個緣故。」正是：癡蝶貪花，被一陣狂風吹去；嬌鶯織柳，用幾番春色鉤來。不知紀二說出什麼緣故，且聽了回分解。